



献给北京

旅大文联编

遼寧人民出版社

獻 給 北 京

族大文联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56年 沈陽

內 容 提 要

这里共选抒情詩十余首，都是“旅大文藝”停刊前發表过的作品，現又經旅大文联編輯成集的。这些詩有一部分描寫了工人們对于和平劳动和建設祖國的热情；有一部分歌頌了中苏友誼，歌頌了苏軍官兵和他們的眷屬們高貴的國際主义精神；有一部分抒寫的是我們解放軍战士决心执行國防任务的愛國主义的感情。

献 給 北 京

旅大文联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陽市軍署街23号）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 1/32 • 1 印張 • 15,000字 印數：1—4,087

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10090·94

定价（6）0.11元

目 錄

鉄樹六十年把花开·····	于 戎 人 (1)
不要驚动他·····	鄭業林 (4)
小石房·····	波 峰 (5)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設兵·····	薛 璽 (7)
慶祝“五一”·····	石剛年 (10)
我們是火車头·····	周 烽 (12)
他輕輕地走着,走着·····	南 坚 (15)
最后的夜晚·····	戎 人 (17)
人民檢道員·····	石剛年 (20)
劳模獎章·····	高 云 (21)
我們的村庄和小楊·····	奇 之 (22)
兵 士·····	柳清波 (25)
献給北京·····	孟廣山 (27)
哥哥,我要替換你 ·····	慶 芳 (29)

鐵樹六十年把花開

于 成 人

想了又想，
我解不開。
為養老
這也勸來那也勸，
全不想
閑吃閑坐誰能受得來！

今天，過的為啥這樣快？
我看見車間的电表，
時針在和芒針比賽，
八小時工作就像數了八個數，
哦！那個時辰就要到來。

下班鈴一聲響過，
俱樂部懸燈結彩，
看吧，年輕的、年老的，
把我團團圍住，
個個頂個喜氣滿懷！
他們一心
要把歡送大會召開。

喧鬧的鑼鼓是不是說：

我的兩手从此無用？

慶賀的言語是不是說：

我和劳动从此分开？

翻砂厂啊！

——我的家，

就这样分手啊，

——我心不甘！

我悄悄地跑回現場，

抓把砂子落下泪來！

扒拉砂子四十年，

——一万六千天，

天天烟熏和火燎，

刀尖上的日月

流着泪挨。

共產党啊！

——我的重生爹娘，

是你扶起我，

使我返老还童挺起腰來！

解放整八年（注），

時間一眨眼，

八年像一天；

万事才开端。

一群群青年人，

（注） 旅大解放八年了。

天天圍着我轉。
他們那上進的心，
就像一盆紅火炭。
要把光景變的更好，
要把日子過的更甜。
人小心急呀，
總嫌本事不夠用，
總嫌武藝沒學全。

他們的心願，
就是我的心願。
我的責任沒盡到，
我的心血沒熬干，
我的手藝要傳代，
我的心願要實現。

俱樂部人山人海，
望着台上
——等我來。

我一步跨上講台：
“快把鑼鼓停下來，
快把標語扯下來！
送我養老我不去呀，
我的工廠我離不開。

“年過花甲不算老，
鐵樹六十年把花開。

社会主义有我的份兒，
爭取幸福咱們一塊兒來！”

不要驚動他（諷刺詩）

鄭業林

張同志穩穩当当，
坐在電車上；
手捧着“論共產主義道德”，
仔細看端詳。
眼不眨，頭不歪，
張張頁頁，一目十行。

電車一個勁兒地晃蕩，
張同志怕把眼睛累傷，
輕輕合上書本，
閉目養神頭枕在車窗。

忽然一陣嬰兒哭喊，
張同志也斜地瞅了一眼：
唉，討厭，討厭！
一個抱小孩的婦女，
氣喘吁吁，
偏偏站在我面前。
有啦，把書重新捧起，
硬裝看不見！

走過來一位女車務員：
“同志，為照顧抱小孩的婦女，
請您把座讓一讓。”
張同志好像沒聽見，
用手正了正眼鏡框；
女車務員又懇求一遍，
張同志一聲不響，
鼻子尖差點貼到書本上。

一位白髮老大爺，
起身把話說：
“哪，我倒給你坐。
這位同志，
正在研究‘論共產主義道德’，
不要驚動他，
讓他好好琢磨琢磨！”

小 石 房

波 峰

我們要蓋一座小石房，——
不在城鎮，
不在村庄，
蓋在險峻的山峰上。

啊，山有多麼高啊！

路有多麼長！

懸崖峭壁這樣多，

空手也難爬呀，

磚石、木料怎能送得上？

同志們，

請舉目向上望，

在那高插雲霄的山峰上，

我們的親人端着卡賓槍，

一刻不停地注視着祖國的海洋。

暴風撲來他從不搖晃，

急雨潑在他身上，

他比岩石還穩當。

嚴寒的夜里，

我們圍着暖爐話家常，

他依舊挺立在山峰上。

他是什麼人？

蘇聯紅海軍。

在俄羅斯，

有他的家鄉，

——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

如今他站在这里，

我們的船隻，

可以像成群的海鳥自由來往；

他和我們的親人一樣，

守衛着我們祖國神聖的边疆。

啊，我們要盖一座小石房，
为了战士避風雪，
为了共同巩固远东的海防，
我們渾身有力量。
抬的快抬呀！

扛的快來扛！

我們用不尽的气力，
像磨不破的鋼。……

我們用的不只是鋼骨水泥，
不只是木料磚石，
我們用热爱战友的心，
砌成了小石房。

小石房永远伴着战士，
威嚴地挺立在山峰上，
守衛着祖國的海洋。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設兵

薛 璽

春花怒放时，
我离开課堂，
到了工厂，
我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鉄錘叮叮噹噹，
吊車轟轟隆隆，
好比電击雷動，
好比戰鼓齊鳴，
光芒四射的電火，
好比一朵朵金菊花，
又好比無數顆太陽耀眼明。

這兒的人是戰士，
用雙手去征服鋼鐵，
臉上火一般紅，
像一尊尊銅雕。

工長領我去拜師傅，
這個人兒好面熟，
啊！光榮榜上見過他。
四十年，
一根根鋼條在他手下變軟，
四十年，
一塊塊鐵板在他手下接連又接連。

人家都說：
他用過的焊條接起來，
比長城還要長，
他焊起的鐵板合起來，
能遮蓋一座城市。
他——這位老模範，
就是我師傅。

我第一次焊火，
心头乱跳，
手指直哆嗦。
他說：“別怯陣！
就当是，
你手里拿的不是焊把，
而是一支筆！”
可是心兒不做主，
焊火咬了“肉”，
他那一隻生滿繭子的大手，
把住了我幼嫩的小手：
“年輕人，不要慌，
日子還長，
學手藝最要緊的是耐性！”
我忘記了腰酸腿痛，
忘記了烟塵暴土嗆鼻孔，
像當年在課堂上，
把老師的話兒牢記在心中。

我光榮地站在鐵板旁，
我驕傲地盤在棚車架上，
讓我的手散播火花；
而那顆小太陽，
在我眼下（注）變成香火。

（注） 戴上面罩，刺人的電光就減弱了。

經過短期學習，
我終於成為一個焊工，
——一個社會主義的建設兵。
社會主義建設兵，
滿懷信心，
要用艱苦的勞動，
迎接社會主義的來臨！

慶祝“五一”

石剛年

十六歲的時候在大連慶祝“五一”，
我站在斯大林廣場上，
站在做鞋工廠的隊伍里。
每當解放軍在我面前走過的時候，
我总是注視着他們：
希望在他的腳上，
發現一雙我親手做出的東西。

十八歲的時候在大連慶祝“五一”，
我站在火車站的廣場上，
站在鐵路員工的行列里。
每當機車吼叫的時候，
我總疑心它是在喊我；
因為我們心心相連，
命運相依。

夜間它注意我的信号灯，
白天它服从我的信号旗。

二十歲的時候在大連慶祝“五一”，
我站在工學院的操場上，
站在工農中學的行列里；
雖然我們是來自不同崗位上的建設者，
然而，我們是那樣的親熱，
那樣的熟悉。
因為天下勞動人民一條心，
這兒聚集着的，
——都是階級兄弟。

二十三歲的時候在長春慶祝“五一”，
我站在人民大學的隊伍里，
我摸着閃閃發光的校徽，
又回憶到過去的年月里：
多少年來睡在狹長的板凳上，
多少年來在油污里看天日，
啊！在我身邊溜過多少個鬥爭的節日！
親愛的媽媽——我的黨！
是你喚醒了我，
是你讓我像人一樣的
——戰鬥、工作、學習！

二十七歲的時候不知會在那兒慶祝“五一”，
但我有一個心願：

不管我在什麼地方，
我也忠誠于無產階級的事業。
那怕走到遙遠的新疆、西藏，
那怕大戈壁上的滾滾沙浪
在我的面前飛揚！
我要在那里，
建起雄偉的工廠，
現代化的農莊。
讓幸福的歌聲，
四處飄揚！

我們是火車頭

周 烽

黝黑的火車頭，
它大吼一聲向前走。
“啞！啞！”
噴汽的聲音啊，
雄壯又有節奏。
烟圈像花朵一樣美麗，
在空中飄游。
它全身“嗡嗡”响，
我們耳邊風颼颼。
它曳引着長長的車箱，
載滿了鋼材木材……

不分白天黑夜，
不分冬夏春秋：
从繁荣的城市，
到偏僻的村庄；
从北京，
到遥远的边疆；
風馳电掣地奔跑，
一刻不停留。

我們随它走，
光觉高兴
不觉累，
忘了是自己，
还是火車头。

它跑起來比風还快，
一会儿飛过江河，
一会儿鑽進山里头。
任何强力不能阻留。
参天大樹見它忙行礼，
草稞兒見它低一下头，
工人見它咧开嘴巴笑：
哈！

你可來了，
我正等建設材料盖大楼。
農民見到它，
放下鋤头：